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第二辑



多向之维： 欧美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论

彭 松/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第二辑



多向之维： 欧美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论

彭 松/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向之维: 欧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 / 彭松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8. 10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 第2辑)
ISBN 978-7-80206-517-8

I. 多… II. 彭…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3469 号

多向之维: 欧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

著 者: 彭 松

责任编辑: 崔允刚
责任校对: 泓 达

封面版式: 嘉海文化
责任印制: 贺玉田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58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富兴装订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880 × 1230 1/32

总 字 数: 2000 千字

总 印 张: 100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6-517-8

总 定 价: 250.00 元 (全 10 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总 序

唐金海

桌面上堆着厚厚两大叠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毕业论文，每一本都是沉甸甸的，每一本都工工整整，一式的封面“装帧”和编排格式，内容却涉及广泛，丰富多样，有历史小说或妇女形象的研究，也有左翼文论或作家作品的研究，有高校与文艺兴衰关系的研究，也有电影思想艺术的研究以及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文化渊源的研究。——可以想见，为了这些夯实而灵动的文字，为了自己的梦想，当年这些博士生们，在电脑前，在图书馆内，博览古今，搜索中外，剔误钩沉，冥思默想时的种种情景。他们耕耘于日夜，顿悟于晨梦：欢乐和痛苦、寂寞和兴奋、焦虑和激情。——三年如一日，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智慧。

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高校，师承于不同的导师，他们有不同的求学经历、治学风格和学识积累，他们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学审美价值观和学术个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论文（论著）也就轻重不同、厚薄不等——有的内容更厚重，有的立论更富朝气，有的选题更新颖，有的评析更透彻，有的挖掘更深远，有的视野更新潮。——但有一点却是入选论文的作者所共同考虑过的，也即是中外学术界和国家教委对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研究成果有无原创性？有哪些创新点？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学术含量如何？论证分析有无说服力？是否符合学术规范？其理论与实际价值如何？

正是在这一基本点上，在独创性、原创性这一核心要求上，作者与负责的导师一起，查阅史料，披沙拣金，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反复讨论，一再斟酌，才能最终决定选题中心，立下论文框架。其间，论文作者往往能焚膏继晷，独创新意、自出机杼；当然，也正是在与之相关的原创性的基本点上，有些论文还可有相当的回旋余地，还可有较多的言说的空间。——这也正是中外人文学者们尤为关注的话题。——学术的独创性和原创性，归根结底是一种治学精神的体现，是大凡具有、尊崇和向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学者们所应终生履行和追求的目标。当然，更应是正在行走于治学之路上的青年博士们终生履行和追求的目标。

也正是在独创性和原创性的话题上，学术界的讨论还不够充分，还不够深入，还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博士论文，又一次启发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毫无疑问，博士论文应该是学术论文。那么，学术论文的灵魂和生命是什么？中外文学史和文艺学史告诉我们，为什么成“百万”、上“千万”的论文或论著早就被历史的潮流席卷而去，仅有成“千”上“万”的论文（或论著）能世代相传，被奉为经典，并闪耀于学术史册？——西方的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伏尔泰的《论史诗》、狄德罗的《论戏剧艺术》、莱辛的《汉堡剧评》、歌德的《诗与真》、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序言》、左拉的《实验小说》、海涅的《论浪漫派》、杜勃罗留波夫的《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惠特曼的《〈草叶集〉序言》、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等等，中国的如《毛诗序》（作者有争议，略）、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袁宗道的《文论》上下篇、脂评

《石头记》、刘熙载的《艺概》、梁启超的“三界”革命论、王国维的“境界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等等，——为什么这些论著、论文、学说能被尊为经典？自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的原因，它们也许并不全是完美无瑕、无可质疑的，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过千百年、数十年社会历史、文化史的冲击、风化和锻造，经过人类漫长生活实践的检验，它们依然在人类人文科学研究史上巍然屹立着，依然在熠熠生光——而使其“屹立”和“生光”的“基石”和“光源”，就是它们固有的原创性和独创性。

这种独创性和原创性，历来为中外众多大学者、理论家、作家所推崇。晋陆机《文赋》就说过，“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说的是艺术的创新；梁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也指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梁萧子显说得很彻底：“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唐韩愈更是力主为文要“能自树立不因循”。（《昌黎先生文集·答刘正夫书》）西方亦然，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启蒙主义大诗人杨格曾说：“有独创性的作者的笔好像阿尔迷达的魔杖，从不毛的荒野里召唤出一个花香鸟语的春天。”（《论独创性的写作》，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十九世纪初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说得更明确，“创造就是创新。……批评应该在这种创造中意识到自己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顽强的创造力量”，如果文学批评家能赋予“这些重要的概念以生命，能够用呼吸托起它们”，“通过雄辩”、“通过精神”、“通过风格，给它们注入一种活力”，那他（她）就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六说文学批评·批评中的创造》，赵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有关引文的用词和译语也许有所不同，有新意、创造、创新、独创、原创等之别，它们的色彩、分量、程度和外延也不尽相似，但它们原创性的基本内涵是相似的。何谓博士论文的原创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是否提出并论证了历史上或同时代学人从未论及到的新观点、新思想？

第二，是否提出他人尚未揭示的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固有内蕴？是否深化了他人的思想和艺术研究，将他人的审美观推进和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

第三，是不是提出并论证了他人没有涉足的文艺的新领域和新问题？

也许还可有更多的标准，但以上三点应是衡量人文科学类博士论文，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是否具有原创性的基本要求。但是，是不是初步达到上述要求，博士论文就可评为具有原创性了？学术研究史告诉我们，未必尽然。

“提出”、“揭示”新问题、新领域、新内蕴等固然是最基本的，还必须通过“学术拷量”，即论文的学术价值、学术方法、学术含量、学术论证、学术底蕴、学术规范如何？虽然日常的作家作品论或作品分析、思潮、社团等报章杂志评论，也要有“学术拷量”，但两者相较，因篇幅容量、读者对象、办刊宗旨等故，一般说来，对前者的“学术拷量”，要求应更为厚重稳健、更为全面严格、更为翔实周密。

何谓“学术拷量”？自然是多方面的，就当下的博士论文而言，首先要拷量的是，对论文的中心议题和原创点及其相关问题的“史”的把握和梳理，以及现状的了解，是否全面、准确和清晰？

其次是，充分可靠的史料与合理严密的论证是否融为一

体？——既不是史料、引文的堆砌，也不是远离中心论点的空泛议论，也不是背离原材料故作惊人之语而生硬地将内涵题旨“拔高”？

仅就上述两点，绝非一年半载就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要积学多年、积劳敏思、伏案良久、寂寞经营才可望有成的。朱光潜先生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就是“在英法留学八年之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大英博物馆和学校的图书馆里，一边阅读，一边写作”而成的（《作者自传》，《朱光潜文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院写的毕业论文，题为《魏晋文论的发展》（本科论文）和《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研究生论文），就是在“国难频仍”，“伏案书斋”中写成的。其中收入《中古文学思想》一书的论文《小说与方术》，曾得朱自清先生赞誉：“非常精彩”。（杜琇《王瑶年表》，《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在对是否具有原创性的论文作了“学术拷量”之后，是否对论文原创性的拷量就已结束？任何学术论文的真正价值，都有至少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理论和当下时代层面上的，一是实践和历史时间层面上的。因此，论文真正的原创性既要经得起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和时代的拷量，又要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拷量：“站得住”吗？这与诺贝尔奖通常只对二、三十年前的优秀原创成果（论文或其它创造）颁奖的原因相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蔡元培、鲁迅、郁达夫、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为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分别写的“总序”和各集的“导言”，都是长短不一的具有原创性、独创性的学术论文，其中基本观点也要经受理论、实践、时代和历史的拷问：是否“站得住”？我们只要看几位大家在导言中对现代文学（以及各种文

体、思潮、理论)发生、发展复杂现象的纵横自如的精辟分析、对作家作品的精确评价、对若干史料、史实的搜罗和辨识等,以及论文中的很多观点时常被后来者引用等,——它们已历经近百年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拷量”和“检验”,已被作为经典文献永载学术史册。此外,文学研究史上也不乏这样的先例,有些论文发表时,曾因某种“原创”和“独到”的观点,在文坛引起过反响,甚至有轰动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势的发展变化,有些“独创”点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如钱玄田最激烈地“独创”“废汉文”、“废汉字”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等;有些“独创”点却既能回响于问世之际,又能闪亮于历史长河,历久弥新,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蔡元培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等。

上述论文长短不一,它们既是学术论文,又与当下论述的博士学位论文不完全相同,前者高度凝练、精警,思想和观点如千锤百炼而成的钢,后者中心也必须精粹,但内容多,范围广,有详细的“史”的梳理和丰富的论据和周密的论证分析。两者应有的共通之处是,——凡优秀的论文,都必须经得起“原创性拷量”和“学术性拷量”,以及在时代和历史的拷问中“站得住”：“历时性拷量”。

读案头的这些青年博士论文,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初期那些以国人命运为重、思想“前驱”、立论敏锐又时有偏激的前辈学人,——虽然历史前进了,时代大变了,当今不少青年学人也许不及前辈们那样的学贯中西、乐于奉献、执着静心、敢于追求,但他们在自己的论文中表现出来的踏实、刻苦、钻研、智

慧、探索、敏锐和独创的治学精神，还是让人感怀而赞叹的。当然，在追求原创性的学术道路上，他们时有偏激、时有失误，时有粗疏，甚至时有谬误，好在他们还很年轻，未来在他们的脚下，更可观的学术成果是世人屈指可盼的。

是为序，以求教于青年博士们和文坛贤达。

唐金海于复旦草堂

2008年6月15日

第二辑附识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第二辑，我们又审读编就，谨附小识，以誌感言。

这一辑共 10 本。与《论丛》第一辑 7 本的作者一样，也是博士们在自己的学术导师精心指导之下，积多年所学，穷三年之思，潜心写就。

近十余年，学术、评论界出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口诛笔伐浮躁风之声不绝于耳，而浮躁之风依然弥漫日盛。——究其原因，自然多有其故，但有一点应是共识：急功近利有余，“冷板凳精神”衰微。——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的策划、审读和出版，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感性启悟，庶几乎能为呼唤“冷板凳精神”的学术界注入些许活力。

谨记如上。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编委会

2008 年 6 月

序《多向之维：欧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

唐金海

报考研究生的青年学生，都有各自的梦想。有的为择良枝而棲，遂投奔心仪已久的名校或教授；有的迫于高校评聘职称的硬性规定，才重整衣冠，拿起了“考博”的敲门砖；有的为改换门庭，易地而居；也有的是为张扬门楣、荣宗耀祖；有的纯粹为追恋心中人而“考博”；有的就是为求有名有利的“高职”而“考博”；有的，无明确目的，仅为了圆少年时代的博士梦；甚至也有的一无它念，就是一味好奇，过一把社会上追慕的博士生活的瘾；而有的则习惯随大流，赶“考博”新潮；也有的确是家学渊源，生性喜欢读书做学问……千百人生路，人各有其“志”。

然本书作者彭松博士却别有其“志”。三年前到复旦考博时，因其“志”，一举上榜，三年后，亦因其“志”，毕业论文受到胡明等多位驰誉学术界的教授、评论家的高度赞誉，赞其选题既有高的学术价值，又有对研究现状热点问题的关注，卓有己见。

彭松治学之“志”，源于他多年阅读古今大家的名作、源于他对工作和生活的认真思考，也源于祖传的家学、家风、家传。他大学原本读的是当下热门的法律专业，毕业后也从事了几年让很多年轻人羡慕的法律工作，颇受好评。但他还是决定放弃这一体面的工作，放弃优厚的待遇，改弦易辙。在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前，导师读了他的简历和几篇文学论文、几

篇散文，也想进一步探个究竟，于是相约面叙。叙谈坦诚而融洽，导师终于初步了解了彭松的心“志”。他家学渊源，故自幼酷爱文学，浸染熏陶，日久成性。在年轻的彭松看来，能畅舒性灵、独抒己见、任由自我、纵横驰骋于思想、理论、艺术的创造领域的，莫过于文学。

彭松的这一“志”向，驱使他走向了一条通向艰难而又异彩缤纷、孤寂而又博大精深的文学之路。

“志”为心声，发端于元气，张扬于积学。古人对此多有独到的论析。（宋）范开在《稼轩词序》中云：“气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宋）魏了翁在《玫瑰楼室献公文集序》中，将“志”与气、学、辞说得更为具体精辟：“盖辞根于气，气命于志，志立于学。气之厚薄，志之小大，学之粹驳，则辞之险易正邪从之……积中而形外，断断不可揜（掩）也。”纵观学术界古今大家、名家，凡经大浪淘沙，世代相传之文，概莫能补。即以新闻学史而言，郭沫若弃医从文，其“志”变异，固然与其少年突患重听的生理原因有关，而其之后在诗、剧、文创作及甲骨文、石鼓文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研究、书法创作等方面的成就，虽世有争议，但视为文界、学界名家应无争议。——这也只有从郭沫若的气、学、识、辞、与“志”的关系来剖析，才能深辨其里，甚至郭沫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成就与大缺陷，均可由他“志”中包含的复杂内容得到解释。世所周知，鲁迅的弃医从文，“志”向改辙，是根源于对“风雨如磐”的故国之忧，是根源于对麻木愚昧的国民精神的启蒙，于是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说过，在那时，我以为最能改变国民精神的莫过于文艺……鲁迅一生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巨大成就，甚至他的某些被人非议的瑕疵，也都可以从鲁迅的气、学、识、辞与“志”的关系来解析。仅上所引所议所叙，即可见“志”之于人生和治学何其重要。

鲁迅、郭沫若立“志”等与几千年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虽代有新变，其基本内涵则相似。因了鲁迅等一代新文学先驱者、开拓者对传统文化中“志”的传承、张扬、身体力行，后代青年学子自然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志”，自然有其固定的质的内涵，但同为“志”，有大有小、有远有近、有轻有重、有高有低，表现在不同人那里，可有不同的基本内容。彭松几年前立“志”考博，就是“志”在于世于史于事于人，不卑躬受制于、不盲目听命于他人，不作违背自己心愿、不写或不说有悖于真理和良知的文章或话语，而“志”在能“自出机杼”（北魏·祖莹）“辞必己出”（唐·韩愈），能“潜心索道”、“得深言远”（宋·孙复），能“穷工极思”、“自得独创”（宋·陆游）。这自然是个极高的“志”向，即使穷毕生之力或许也难达其底里，也难深入堂奥。但有无其“志”、早立或晚立其“志”，必然大相径庭。有“志”就有动力、就有方向、就有准绳。彭松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的前后，就因心中已有其“志”，才能听取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时几位教授的意见，听取导师积学积思多年、又深知彭松治学之“志”而提出的博士论文选题；他毅然舍去了原来的选题，选择了较为艰深广博、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多向之维：欧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导师提出的另一富有挑战性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传统研究，由彭松师兄担纲）。很显然，对一位年轻博士生来说，要将欧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代表人物，如夏济安、夏志清、李欧梵、叶维廉、普实克、高利克以及（前苏联）谢曼诺夫、（前苏联）费德林、（美籍德人）金介甫、（美）葛浩文、（美籍华人）梅仪慈、（加籍华人）余思牧、（美）胡志德、（英）卜立德、（美）威廉·莱尔等的论著及其基本特质搞清楚，——不将他们几百万字的论文、著作读一遍，就难以窥其一斑，何谈下笔为文？更何况还有寻找资料的艰难、

有些英文、俄文原著尚无汉译本等，其曲折、艰难，不言而喻。除此之外，要探讨夏志清等名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必须将欧美文化思潮、那些名家的文化渊源尽可能梳理明晰，而要深入探讨欧美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自然至少必须对日本及中国本土大量的现代文学研究，有较为厚重的学术积累和切近的了解……然后琢磨深思，“潜心索道”、“穷工极思”、方可“得深言远”、“自得独创”。这种文学研究“长河意识”和“穷根探源”思路的学品、学风，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老一辈学者朱东润先生、郭绍虞先生、刘大杰先生、蒋孔阳先生、以及王运熙、章培恒等先生世代传承的学品学风，其实也是很多高校一些德高望重、学贯中西的学人所共有的研究思路和学品学风。

毋庸讳言，年轻的研究生彭松现只迈出了第一步，其路漫漫，尚且修远，其高巍巍，尚待攀登，要真正学有所成、思有所得、心有所悟、著有开创，那是非要“焚膏继晷”、“皓首穷经”的治学精神而不可得的。难能可贵的是，彭松认真地考虑了导师的提议，知道这是导师考量了他以往多年读书求学的学术积累和他的治学“志”向，寄予厚望而提出来的。从此，彭松两年多的殚精竭虑、磨砺心志，兀兀独坐、寒窗生涯，自不待多说，而要读有新得、思有创见，既能在总体立论上迥然异于众论，又能对复杂的研究论题切中肯綮，有些拓展创新而又能深入堂奥、达于真道，委实劳思伤神，其中酸甜苦辣唯有自知矣。书成之后，惯于思索而似乎不善畅谈的彭松曾对导师说：那些日子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有些不堪回首。

大漠不负苦心人。这本博士毕业论文已如前述，受到了多位著名教授的好评。对欧美较多的汉学家近百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纵横一体的综合研究，将宏观和微观剖析结合起来的研究，这在学术界尚属首创，在时间跨度上，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赴欧美华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纳入视野，并且将这些年轻、

新锐学人的研究成果，放在近百年欧美汉学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也是这本博士毕业论文的首创。在对有代表性的欧美汉学家研究道路和成果的梳理上，也清晰周密，对他们学术研究特点的分析，较为准确到位，也时有新意。论文不仅是概括地梳理，列出主次，而且能高屋建瓴对诸位有代表性的欧美学者进行评价，能将辩证的思维应用于具体的分析，臧否较为中肯，也能抓住要点。如论文认为“西方文学观念和思想方式构成了夏志清的意识主体”，而“审美意蕴的探求和道德人性批评是夏志清文学观念的两个核心”，同时指出夏志清认为“时代精神”和“感时忧国”“窒息了作家的个性意识”，是有失偏颇的；论文认为李欧梵不仅是继夏志清之后活跃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而且是集多元文化于一身的“时髦教授”、“时尚批评家”，他善用“西方新锐的思潮，提出簇新的问题”，最突出的是他得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热情关注，也同时指出“在细节上进行钻研和考据……不是李欧梵真正的强项”；论文认为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崛起的王德威，其高标竖起“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大旗，引起文坛关注，同时也透露了他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实质，是“试图从根本上颠覆……五四文学开创的‘启蒙——革命’文学为主流的文学史观”。再如对创立“捷克学派”的资深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普实克等的分析评价，也能一以贯之，持论求实、求真，也求辩证。论文认为前捷克学者在中国内地和前苏联文学界，以政治分析代替科学的文学评论的大背景下，普实克能将“左翼史观与审美精神相结合”的研究理路，“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界堪称独标一帜”；认为普氏的传人高利克，“在扎实的史料中见出辨析的智慧”的特性，“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方面开创者的地位”；美籍华人学者夏济安的鲁迅研究，在中国内地还是几乎“一边倒”的鲁迅研究大背景下，夏氏很早就“探察了鲁迅

精神世界中的矛盾和裂隙，呈现了一个熬住精神剧痛为革命前驱的内质丰富的鲁迅形象”，同时又指出夏济安认为鲁迅是“变态的天才”，“对‘死’的恐惧超过了他对社会黑暗的憎恶”，显然是“偏见”；指出加籍华人学者余思牧，在“精神结构中儒、道、佛、基督各派宗教的价值影响”下，“更加强调的是许地山精神人格的独特性”；指出美国著名汉学家韩南治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考证功夫”，而他的鲁迅研究的突出一点，就是指出鲁迅小说创作的重要贡献，是“技巧上是大胆创举”。对新时期赴美的年轻学人，论文也有所涉及，认为孟悦较早地对冷落已久的“红色经典”的关注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张旭东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推崇所牵连的国人对“后现代”问题的热情等，论文或点到为止，或着重阐述，或既简介又着重评价，或既析一本一论，又透视全体。论文的视野较为开阔清晰、笔力也较张弛有序。

正如宋代学者魏了翁和范开所说，“志立于学”，先有其“志”，始有其“学”，则其“意必远”。在彭松博士的论文中，如上所述，确不乏独抒己见之论，确有一些从“积学”、“多思”中揭示的创见。惟其如此，论文独特价值的学术分量就不容低估了。

毋庸讳言，论文研究的课题广博、厚重、纷繁，非论文作者现有学力、学识，在短短的一、二年内就能论析得穷究底奥、鞭辟入里的，不切和不深、粗疏和浮泛、不当和失误也时有所见，但岂不闻宋代学者孙复所云：“若有志也，必在潜其心而索其道。潜其心而索其道，则有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则其所言者必远”。（宋·孙复《答张洞书》）

我们满怀期待着。是为序。

2008年11月30日

于高丽大学